

“上海越剧广东行”岭南开演前“热身” 《读西厢》醉了深圳的大学生

本报深圳今日电 (驻深记者于明山)“姜张生,琴心能使莺莺解,慕莺莺,深情更比张生痴。叹宝玉,身不由己圈在此,但愿今晚梦游普救寺……”前天下午,百年越剧走进深圳大学,一出《读西厢》,让数百名大学生从宝黛这对才子佳人的吟唱中领略到江南清丽精致的戏曲韵味,感受到百年越剧的迷人魅力。

从21日开始,“上海越剧广东行”正式开演。赶在演出前,上海越剧院院长尤伯鑫与钱惠丽、单仰萍、章瑞虹、陈颖来到深圳大学,为学生们开了一堂“越剧知识欣赏讲座”。尤院长说,百年越剧走进深圳大学,就是想普及越剧艺术,培育越剧新观众。

越剧?没看过。钱惠丽、单仰萍、章瑞虹、陈颖?不知道。深圳大学的学生们对越剧很陌生,会有学生来听讲座吗?其实担心是多余的,时间未到,国际会议厅内已坐满了数百名学生。记者身边一名叫周筠的女学生说,深大每年都有各种类型的讲座,但剧团走进深大还是第一次。在众多以《红楼梦》为题材的



■ 深圳大学生跟越剧明星学一招

戏曲中,越剧《红楼梦》是诠释得最好的,这次来的都是中国越剧界的大腕,因此很让人好奇。

尤伯鑫等用讲解加现场表演示范的方式,将越剧剧目、表演、音乐唱腔、舞台艺术的特点逐一道来,还将越剧与京剧的服饰、化妆

进行了比较。虽然没有舞台背景,但《红楼梦·读西厢》华美的服饰和真挚的感情,《梁祝·回十八》中的曲折回旋之妙,《盘夫索夫·盘夫》中念定场诗、自报家门等越剧程式,仍让学生们领略了传统越剧的风貌,博得了阵阵掌声。

简洁是传播学院的学生,与同龄人一样喜欢流行歌曲,曾迷过周杰伦、王力宏。上了大三,简洁对越剧产生了兴趣。演员刚下台,简洁便急不可待地冲上前,还有模有样地摆起了姿势。简洁说,随着年龄增长,自己感到流行音乐最多迷上一年半载,而像越剧这样的传统艺术,一旦喜欢上,就会着迷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



■ 现场表演博得阵阵掌声 于明山 摄

上海音乐厅 出资邀评委 “李斯特”选拔赛今在沪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杨建国)三年一度的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又将举办,今年亚太地区的选拔赛将由上海音乐厅承办。选拔赛于今、明两天在沪举行。

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是1986年为纪念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逝世100周年,由荷兰政府创办的。这次上海音乐厅甘当绿叶,出资邀请远道而来的评委,为在荷兰乌特勒支举行的第八届比赛总决赛挑选优秀选手,得到了赛事机构的赞许。到昨天注册结束,报到者共为10人。其中,中国选手8人,其余2人分别来自韩国和越南。

昨天,该钢琴比赛的总监昆顿·佩伦告诉记者,除上音学生孙颖迪获上届比赛第一名外,李云迪也曾参加过1999年的第五届比赛,获第三名,一年后,他在第十四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夺冠后,才开始名扬天下。

刘弢新作研讨会指出—— “80后”作品 也应百花齐放

本报讯 (实习生 凌佳 记者 夏琦)昨天,“80后”作家刘弢最新长篇小说《新青年卡卡》研讨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刘弢现为华师大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其导师、作家王晓玉评价这部作品:“带有主流文学的特征,但又同时具有鲜明的、边缘的‘80后’文学特征。”与会者也指出了该作品的不足,他们认为,“80后”的作品不应被固定在一个模式之中,也应百花齐放。

文艺工作者慰问 外来务工人员

本报讯 国庆、中秋即将来临,昨晚,一场别开生面的文艺汇演在嘉定区马陆镇永盛公寓举行,来自上海各文艺团体的文艺工作者以精彩的表演为外来务工人员送去了节日的祝福和慰问。(凌佳)

当“遗书”成为新书

普通人把自己经历的琐事写下来,叫日记,写了就写了。作家把自己经历的琐碎事写下来,叫作品,写了就卖钱。除了身份不一样,手里的活儿有多大不一样呢?难说。

关于作家王朔“复出”的新闻,从年头到年尾都没消停过。围绕玄玄乎乎、又是哲学又是科学的《我的千岁寒》,吹牛、骂人、说狠话,作者和书商使劲地吆喝了一次又一次,到头来却没有收获多少好评,好多冲着作家名气去的读者,最终对这本晦难解、不知所云的“高知读物”表示失望。

一波刚过,一波又起,这几天王朔又出了本新书,叫做《致女儿书》。这次作家打出了温情牌,通过向女儿“叙述人类的历史,家族的渊源,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亲人和朋友的关系”,“体现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挚爱深情”,进而展现出一个“率性作家,真情父亲”的“不一样”形象。

出版方提供的资料显示,4万多字的《致女儿书》原本是一个相当私密的文本,王朔自称是当遗书写的,准备要是有个万一可以给女儿一个交代。不知为何王朔后来改了主意,变成公开出版了,或许原因正像他自己所说的——将这本书的全部版税送给女儿,让她体味到一个作家的优越性。一个作家不一定买地买房给子女,但把版税送给孩子,对她来说只要是长销书,每年她都会有一笔不菲的收入。

不过问题是,这样一本薄薄的观照自我的小书,真会像《傅雷家书》一样成为长销书吗?王朔的自信或许有他的理由,国内出版界跟着名人大腕跑的习惯已经养成了,有编辑私下说,名家的东西写得再烂也总有些人会“上当”,至少亏不了。正因为如此,走进书店,翻来翻去就是那几张老面脸。而新人要出头就有点难了。写《亮剑》和《血色浪漫》的业余作家都梁说,当初《亮剑》完成后,他找了几家出版社都没人搭理。尽管出版社对已经出名的作家一路绿灯放行,然而目前国内一批专业作家创作力、创新力匮乏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者之间,究竟谁宠坏了谁?

王朔为《致女儿书》写了篇自序,开头就说:“人老了就没皮没脸了。我必须承认到岁数了。随时都有破罐子破摔的念头倏起忽落。这小书拿出来发也属于破摔一类。觉得自己挺不要脸的。谴责久了就想:就这么不要脸!想当遗书写是三年前。写了不发,死后再发顶遗产的决心下过,也是真的。……出这书再次证明了我是不甘寂寞的、虚荣的、拿亲情出来卖钱,——那怎么了?我就这样。瞧不惯我别买呀。就跟你多正经似的。谁也没求着你。”这些句子里充满着强烈的紧张情绪,让人感觉到作者的焦躁不安,以及为了抵抗而奋力作出的进攻姿态。其实没必要这样紧张,遗书就让它成为遗书好了,就像普通人不会想把日记印成书页一样。 草青

评论 07092210601

一个月内演奏8部协奏曲 朗朗为“大胆之举”埋头练琴

本报讯 (记者 杨建国)昨晚,朗朗和他的恩师巴伦博伊姆合作,以柏林国家乐团在北京保利剧院举行的贝多芬交响音乐会,揭开了第10届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大幕。为期一个月的本届国际音乐节,将陆续上演众多经典、原创节目,其中,朗朗将与5位中外指挥家合作演奏8部中外协奏曲,成为乐迷们议论的焦点。

朗朗的演出将在本届北京国际音乐节中贯穿始终,昨晚与巴伦博伊姆合作上演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之后,他还将与他的另一位老师艾森巴赫执棒的巴黎管弦乐团在两场音乐会上演奏贝多芬的《第四钢琴协奏曲》和柴科夫斯基的《第一钢琴协奏曲》,与夏尔·迪图瓦与余隆分别执棒

的中国爱乐乐团演出肖邦《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拉赫马尼诺夫《第一钢琴协奏曲》及中国钢琴协奏曲《黄河》,与乔纳森·诺特指挥的德国班贝格交响乐团合作两场音乐会,分别演奏莫扎特《第二十四钢琴协奏曲》和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

由于曲目涉及中外,且大多为乐迷们熟悉的名作,因此许多人认为,在短短一个月内与不同乐团、不同指挥家合作,连续演奏如此之多的协奏曲,不仅是对朗朗艺术功力的测试,也是对他体力、精力和意志力的考验。也有不少人认为,朗朗凭着年轻气盛,敢于连演8部协奏曲是个“大胆之举”。据悉,朗朗最近除了排练和演出,一概谢绝访客,天天关在琴房练琴。



■ 朗朗面临考验

吴少雄一到上海,马上赶到上海戏剧学院青年舞蹈团,为芭蕾舞剧《鹊桥》的音乐修改进行一番探讨。11月下旬,新版《鹊桥》将在上海大剧院上演,作为该舞剧音乐的创作者,吴少雄总想让自己的音乐为演出增辉。与记者谈起《鹊桥》音乐的创作经历时,他说:“这是我耗时最长的一部作品,总共花了8个月时间才完成。”

吴少雄是中央民族乐团的驻团作曲家,他的普通话夹杂着浓浓的福建口音。即使相隔20年,但上海音乐学院当年的同学说起他,印象最深的还是他“浓重的闽南口音”。这些年,他算得上是国内的高产作曲家之一,10部舞剧音乐,还有许多音乐作品的积累,使他谈起对音乐的见解来,能够轻松地找到自己的作品中找到非常丰富的材料来进行论证。

《鹊桥》是日本机构投资制作的芭蕾舞剧,记者问他,日方怎么会找他来创作音乐?吴少雄说:“有一年,我写了交响随想诗《刺桐城》,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日本机构主办的‘丝绸之路’国际作曲比赛,结果在30多个国家作曲家提供的300多部作品中,《刺桐城》获得了第三名,大概这就给他们留下了印象。当初,日本前驻华大使中江要介创作了《鹊桥》的剧本后,希望能有中国作曲家来创作音乐,他们便选择了我。”吴少雄平时创作出手很快,凭着勤奋积累了大量作品。第一次接受芭蕾舞音乐的委约,又是“牛郎织女”的题材,他把这样的合作称为“中西方文化的对话”。

与吴少雄谈音乐,觉得他是一位非常看重作品内涵的作曲家。他认为,“牛郎织女”这个传说产生于中世纪社会,人们在经历了对自然、对宗教、对神的崇拜后,又开始了对人的崇拜,“这是人类理想的寄托,牛郎是凡人,却在传说中与仙女拥抱,甚至出现了市井文化的特征,所以,我的音乐也要体现出相应的审美品格。”对中国民间音乐和地域音乐非常熟悉的他,经过反复思考,采用典雅、秀美的南音素材作为织女的主题音乐,在牛郎的主题里,糅合进真挚朴实的婺剧音乐素材,再以小提琴来衬托织女、以竹笛表现牛郎、以长号作为老牛的主奏乐器,使舞剧的主要形象都有了鲜明的特征。

用音乐与乐器的结合,来烘托形象、刻画性格,对于吴少雄来说,是非常辛苦但又非常有趣的创作实践。他创作的舞剧《惠安女人》《原野》《天涯织女》《郑和下西洋》等,都是巧妙结合特征鲜明的地域音乐和中外乐器的个例,他还撰写了专著《干支合乐论》,来阐述他的作曲理论。尽管已是一位成熟的作曲家,但吴少雄对于自己的作品仍然要反复修改,力求更加完美。《鹊桥》创作于9年前,今年起又将作世界巡演,为此,最近他又对全剧音乐进行了修改,为的是“让结构更加完整,故事表达更加清晰,戏剧冲突更加强烈。” 本报记者 杨建国